

毛姆经典文库·长篇小说

刀 锋
The Razor's Edge

[英]威廉·萨默塞特·毛姆 著
李娜 译

毛姆经典文库·长篇小说

刀 锋

The Razor's Edge

[英]威廉·萨默塞特·毛姆 著

李娜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刀锋 / [英] 威廉·萨默塞特·毛姆; 李娜译.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16. 5
(毛姆经典文库)

ISBN 978 - 7 - 5014 - 5519 - 5

I. ①刀… II. ①毛…②李…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72292 号

毛姆经典文库·长篇小说

刀 锋

[英] 威廉·萨默塞特·毛姆 著 李娜 译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十五号楼

邮政编码: 10007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次

印 张: 12. 625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28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5014 - 5519 - 5

定 价: 39. 00 元

网 址: [www. qzcb. com](http://www.qzcb.com)

电子邮箱: [843195700@ qq. com](mailto:843195700@qq.com)

营销中心电话: 010 - 83903254

读者服务部电话 (门市): 010 - 83903257

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 (网购、邮购): 010 - 83903253

文艺分社电话: 010 - 83901730 010 - 83903973

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毛姆经典文学语录

月亮和六便士就在眼前。是为一份六便士的生活疲于奔命，还是为仰望心中那轮明月而有所放弃？

良心是我们每个人心头的岗哨。它在那里值勤站岗，监视着我们，以免干出违法的勾当。

改变一个好习惯容易；改变一个坏习惯谈何容易！这是人生的一大悲哀！

养成阅读的习惯等于为自己筑起一个避难所。它几乎可以助你逃避生命中所有灾难。

人们常常发现：一位卸任后的首相当年不过是大言不惭的演说家；一个解甲归田的将军也无非平淡乏味的市井英雄。

一经打击就灰心泄气的人，永远都是失败者。

毛姆经典文学语录

爱情需要有一种软弱无力的感觉，要有体贴爱护的要求，有帮助别人、取悦别人的热情；它是自私的——如无显现，便是巧妙地遮掩起来了；还包含着某种程度的腼腆和怯懦。

我们要容忍他人，如同容忍自己。

一个人落水了，游得好不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他得挣扎出去，不然就得淹死。

要抬高一个人，最容易的办法是贬低另一个人。

要知道一个人的本质，让他承担一种责任是最有效的办法。

人们嘴里说的请你批评，但心里要的是你的赞美。

智者曰：得救之道，有如利刃锋刀之上的行走，何其艰险！

——《卡塔奥义书》^①

^① 《卡塔奥义书》：古印度吠檀多派宗教典籍。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68
第三章	122
第四章	170
第五章	237
第六章	306
第七章	361

第一章

——

之前的创作，还从未像这部小说一样令人忧虑。我之所以把它称作小说，不过是因为除了小说，我不知道还能把它叫作什么。故事情节几乎没什么可说的，结局既非以死亡而惨淡收场，也非因结婚而得以大团圆。

死亡是一切的终结，因此可以作为任何一个故事的大结局。而结婚作为大结局，也同样适合。要知道，幸福大团圆一向是约定俗成的好结尾。自命见解精深高雅的人若是嘲笑这种结局，当真是有欠考虑。普通人都有这么一种本能，总觉如此一来，该说

的就都说了，而这种本能也的确合乎世情常理。男男女女，不管经过怎样的艰难险阻，最后终于走到了一起，两性的生物功能也能就此完成，兴趣便转移到新生代上去了。如此一来，可不是自然而然的大结局吗?!

然而，我这部小说写到结尾时仍是悬而未决，读者也如云里雾里，不明所以。它只是我对一个人的回忆。虽则这个人与我联系密切，但有时失联的时间也很长，而他在此期间的经历我几乎一无所知。我想，若凭想象力对失联时期加以虚构，好让我的故事更为完整连贯，倒也不是不可以，但我并不想这么做。我只打算把自己知道的原封不动地记录下来。

很多年前，我创作了一部小说，名字叫作《月亮与六便士》。在那部小说里，我选取了著名画家保罗·高更^①为原型来进行创作。关于这位法国艺术家的生平，我所知不多，只根据仅有的那么一点儿事实，再借助小说家的特权，凭借想象与推测，创造出了一系列故事来丰满我所塑造的人物。

但在这部小说里，我根本就不打算这么做。这里面没有丝毫杜撰的东西。为了不让现如今活着的人们看到这本书时感到尴尬，我已将故事涉及的人物姓名全作了更换，还采取了其他一些措施。总之，我煞费苦心地不让现实生活中的人们对号入座。

我所写的这个人并不出名，或许他永远都出不了名，也或许当他的生命走向终结时，他这一辈子在人世间留下的痕迹并不比石子投入河水中荡起的涟漪更为显著。这样一来，若是有人愿意

^① 保罗·高更(1848-1903)，法国后印象派画家、雕塑家，与梵高、塞尚并称为后印象派三大巨匠，对现当代绘画的发展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

购买的话，那就是由于小说本身所蕴含的韵味了。不过，话又说回来，或许他所选取的生活方式和他性格里所特有的力量与亲和，对后代同胞的影响将与日俱增。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可能在他离世很久以后，有人会恍然大悟，原来这个时代曾生活过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到那时候，我这本书写的究竟是谁，就是非常显而易见的事了。而那些想要多少了解一下他早年生平的人，当可在本书中找到些能让他们满意的东西。我认为这本书虽然有种种不足之处——我也承认这些不足之处，但对于那些想给我这位朋友作传的人来说，将不失为一份有参考价值的资料。

我并不想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即书中的谈话是被人当作报告似的逐字逐句记录下来的。事实上，在此类或其他场合，我从不记录人家的谈话。但我记性特别好，对于我所关心的事，总能记得清清楚楚。因此，尽管这些谈话是用我的语言来表述的，但我相信它们都忠实地反映了当初谈话的内容。适才说这里面丝毫没有杜撰，现在对这句话我要稍作修改。就像自希罗多德^①以来的诸多历史学家一样，我也擅自给作品人物增添了一些谈话；而这些谈话我并未亲耳听到，也无从听说过。我这样做的理由和史学家一样，因为有些场景若只是依葫芦画瓢，就会缺乏艺术的动人之处。若是加进谈话，就会显得更加逼真，更加生动形象。我想要拥有读者，尽力将小说写得更具可读性也无可厚非吧。聪明的读者一眼就可看出来哪些内容是我擅自加入的，要摒弃这些不读，全听凭他自由处置。

^① 希罗多德（约公元前480—公元前425），古希腊作家、历史学家，被尊称为“历史之父”。

创作本书时，另一个让我忧虑的原因是，主要人物都是美国人。了解一个人，不是件容易的事。我觉得一个人除了本国同胞，很难再说真正了解什么人了。男男女女不仅代表他们自身，还代表他们的出生地。他们居住和生活的城市公寓和农场环境，儿时玩的游戏、听的各种古老故事、吃的食物、上的学校、喜爱的运动、吟诵的诗篇和信仰的诸神，都会对他们造成影响。所有这些加起来，才造就出一个人现在的样子。而这些东西可不是通过道听途说就可以深入了解的，得和他们一起成长才能真正体会个中意味。只有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你才能真正了解他们。但对于那些异邦人，你根本不可能和他们有着共同的成长环境。所以，要了解他们就只能通过观察了。如此一来，要想在书中把他们描写得确切可信，就颇为困难了。就连亨利·詹姆斯^①这样敏锐的观察家，在英国住了四十年，也没能创造出一个有着地地道道英伦风味的英国角色来。至于我，除了几个短篇小说，从未打算写本国以外的人。之所以胆敢在短篇小说里写外国人，是因为短篇小说人物不需要刻画得那么详细具体，只要给读者描绘个大概，让他们凭借想象力去填补细节就行。也许有人要问，既然我能把保罗·高更描绘成一个英国人，为什么这本书不能照着做。我的回答很简单：就是不能。因为那样的话，他们就不是“他们”了。我并不打算将他们描绘成美国人眼里的美国人，而是打算将他们描绘成一个英国人眼里的美国人。我也不打算再现他们语言上的怪异之处。英国作家在这方面闯的乱子，和美国作家打

^① 亨利·詹姆斯（1843 - 1916），美国著名小说家，被公认为意识流小说的开创者之一。

算再现英式英语方面闯的乱子是半斤对八两。俚语是最坑人的陷阱。亨利·詹姆斯在他的英国故事里经常使用俚语，但总没法像英国人那样自然，因此不但没能取得他想要的修辞效果，反而时常让英国读者觉得突兀和不舒服。

二

一九一九年，我动身去远东的途中，碰巧路过芝加哥。我在那里待了两三周，停留的原因却和本书毫无关系。不久前，我出版了一部相当成功的小说，在当时也算是个新闻人物，一到芝加哥，就有记者来采访。第二天早上听见电话铃响，我去接电话。

“我是艾略特·坦普尔顿。”

“艾略特？我还以为你在巴黎呢。”

“没有，我来看望姐姐了。我们希望你今天能过来玩玩，一起吃个午饭。”

“太好了。”

他定了时间，并把地址告诉我。

我认识艾略特·坦普尔顿已有十五年之久。他这时已是将近六十的人了，个子挺高，五官端正，举止优雅，满头黑发非常厚密，虽然略有几分灰白，却恰到好处地增添了他仪表的俊雅。他的穿着总是非常得体讲究，衬衫买自夏尔凡^①高级定制店，西服及鞋帽之类的却要在伦敦购买。他在巴黎塞纳河南岸繁华时髦的

^① Joseph - Christophe Charvet (1809 - 1870) 在 19 世纪开创男装历史的先河，于 1838 年在巴黎创立了世界上第一家衬衫店 Charvet (夏尔凡)。一百多年来，其衬衣凭着高贵典雅的设计享誉世界。

圣纪劳姆街有一所公寓。不喜欢他的人说他是“拉皮条”的，这种诬蔑让他愤怒不已。他有品位，有见识，也不介意承认早先在巴黎定居时给想要买画的富豪收藏家提供过许多真知灼见。后来他在交游中听说没落的英法贵族想要卖掉张把两张精品画作，而他又碰巧知道美国博物馆某些理事正在访求此类大师的佳作，自然乐得给双方牵线搭桥。法国有许多古老的家族，英国也有，有时因为形势所迫，不得不忍痛割爱卖掉一件出自名家之手的细工镶嵌家具^①或出自奇彭代尔^②之手的书桌。这类事他们自然想悄悄进行，碰到艾略特这样文化素养高、举止优雅得体，还能将事情安排得滴水不漏的人，正是求之不得。如此一来，人们自然而然就会觉得艾略特通过此类交易颇能捞些好处，但教养良好之人根本不会提及此事。那些不友好的人们却愣是断言，艾略特公寓里的每件东西都是准备出售的，还说他每次名酒好菜地款待美国阔佬一顿午饭后，珍贵的名画就会消失一两幅，再不然就是细工镶嵌的橱柜换成漆制的了。若是有人问他为什么某件东西不见了，他就会振振有词地解释说它不够品位，更换了一件更上档次的；有时他也会解释说，老是瞧着一样东西怪腻味的。

“我们美国人，”他先用法语说一遍，又用英语说一遍，“就是喜欢有所变化。这既是我们的缺点，也是我们的动力所在。”

巴黎有些美国太太，声称晓得他的全部底细，说他的家庭原

① 细工镶嵌是指家具中用龟壳、黄铜等材料做精细镶嵌装饰，源于17世纪的法式家具。

② 托马斯·奇彭代尔（1718-1779），是18世纪英国最杰出的家具设计家和制作家，被誉为“欧洲家具之父”。

本十分贫穷，之所以能过上阔绰的生活，纯粹是他聪明能干的缘故。我不知道他究竟有多少钱，那位有公爵头衔的房东让他付的房租可是相当大一个数目。公寓里的摆设可是颇具价值的名贵物品。墙上挂的都是法国大家的名画，如华多、弗拉戈纳尔、克劳德·洛兰^①，等等。镶木地板上铺的萨伏内里地毯和奥比松花毯^②绽放着炫目的美丽。客厅里摆放了一套路易十五时代的绣品，制作之精雅正如他宣称的，说不定就是当年蓬皮杜夫人^③的用物。不管怎样，他现在并不用设法赚钱，就有足够的资产过着他认为上流绅士应该过的生活。至于他过去通过什么途径才聚敛起的这些资产，你若是明白人，最好别提，除非你想和他断绝往来。

他既然在物质上不用操心，就全副身心地投入到另一生活热潮中去，那就是“社交”。初到欧洲时，他还是个拿着介绍信去拜访社会名流的年轻人；和英法没落贵族建立商业合作关系后，便逐渐奠定了他先前所取得的社会地位。他本人也是来自弗吉尼亚一个古老家族，母系方面的祖先还曾在美国《独立宣言》上签过名。这般家世，让他拿着信去拜访有头衔的美国太太时颇受青

① 让·安东尼·华多（1684-1721），法国18世纪洛可可时期最具影响力的画家之一。让·奥诺雷·弗拉戈纳尔（1732-1806），法国洛可可风格画家。克劳德·洛兰（1600-1682），法国著名画家。

② 萨伏内里织厂是欧洲最享盛名的地毯生产地，前身是巴黎一家肥皂工厂。奥比松位于法国奥恩省，1580年左右著名的织工佛兰德斯（Flanders）开始在此生产挂毯等织物。从此，奥比松地毯成为优雅与精致的代名词。路易十四时期，国王接管了佛兰德斯的纺织厂，萨伏内里织厂后来也受到皇家任命。

③ 蓬皮杜夫人（1721-1764），又译为蓬巴杜夫人，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情妇，对当时法国的统治和艺术造成了重大影响。

睐。他为人很受欢迎，聪明机智，舞跳得不错，枪也打得不赖，还是个出色的网球玩家，简直是宴会上的宠儿。他在送人礼物方面从不吝啬鲜花，一盒盒昂贵的巧克力买起来连眉头都不皱一下。他很少设宴，但一旦有了，就会非常别致有趣。阔太太被他带着去索霍区的波西米亚主题餐厅或拉丁区的欧式酒吧享用一番，都觉得趣味无穷。他随时随地准备发挥自己的用处，与人为善，助人为乐。若是请他做一件事，不管多么让人厌烦，他都会高高兴兴地为你去办。碰到上了年纪的女士，他会不厌其烦，极尽心力去讨她们欢心，很快就为许多富丽堂皇的豪贵人家所喜爱。他为人和善到了无与伦比的地步，假如有人临时失约，你到最后一刻才把他叫来充数，他也毫不介意就来；就算让他坐在枯燥乏味之极的老太太旁边，保管还能替你将人家老太太逗得心花怒放。

不过两三年的工夫，无论伦敦还是巴黎，凡是一个年轻美国人所能认识的朋友，他都认识了。伦敦，他是每年游宴季末去，还有就是初秋时去拜访一圈乡间别墅人家，巴黎则是他的定居地。早先把他引进社交界的太太们看到他交游如此之广，都惊诧不已。对此，她们心里五味杂陈：一方面，看到她们抬举的年轻小伙子竟然获得如此大的成功，自然得意又欢喜；另一方面，看到与他相交甚密的人和自己完全只是礼仪上的点头之交，又有点着恼。虽然他对待她们依然礼貌亲切，也乐意为她们效劳，可太太们心里总不舒服，觉得他利用她们做了社交进阶上的垫脚石。她们担心他是个势利眼。他当然是个势利眼，而且是个不折不扣的势利眼，还是个厚颜无耻的势利眼。只要哪家设宴，他想成为

座上之宾；或是哪位大名鼎鼎但极其难缠的老贵妇他想攀上关系，那他就什么都做得出来。侮辱，讽刺？——他泰然面对。漠然回绝？——他视而不见。粗野无礼？——他忍辱负重。在这方面，他可以说是不屈不挠，锲而不舍。只要他盯上猎物，就会像植物学家寻求某种极其罕见的兰花一样，不畏洪水、地震、猩红热和满是敌意的土著，始终坚持不懈，直到猎物到手。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给了他最后一次大显身手的机会。战争一爆发，他就加入了一个救护队，先后在佛兰德^①和阿戈纳^②战区服务过。一年后回来时，他扣眼上拴着红绶带，确立了在巴黎红十字会的地位。彼时，他已颇为富裕，对社会名流资助的慈善事业，他总是慷慨解囊。任何广为公众瞩目的慈善活动，他必竭尽所能，用自己高雅的品位和组织才能来帮助操办。他成为巴黎两家最高级、最难进入的俱乐部的会员。法兰西最煊赫一时的女士们提起他来，总会说“亲爱的艾略特”。他终于功成名就。

三

我最初认识艾略特的时候，还不过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作家，他也不把我放在眼里。凡是见过面的人，他都不会忘记。不管我在哪儿碰到他，他总是会很友善地和我握握手，但无意让我们的关系更进一层。若是我在剧院看见他，比如说，和他坐一起

① 佛兰德原是中世纪西欧的一个国家，今为欧洲西北部的一个地区，在北海沿岸，包括法国西北部部分地区、现比利时的东佛兰德省、西佛兰德省以及荷兰的西南部部分地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军与协约国军队于1914年和1918年在比、法边境佛兰德地区进行了两次战役。

② 阿戈纳，法国东北部林区，第一次世界大战主战场之一。

的是一位显贵，他就会装作没看见我。后来，我写的剧本碰巧取得了惊人成功，没过多久，我就意识到艾略特对我的友谊稍稍升温了。有一天，我收到他一封短笺，邀我到克拉里奇酒店吃午饭。他在伦敦的时候，就住在这家酒店里。那是一个小小的午宴，客人并不多，午宴并不怎么精致，我感觉他好像在试探我的交际能力如何。但自那时起，写作上的成功给我带来了不少新朋友，我开始经常见到艾略特。之后不久的秋天，我去巴黎待了几个星期，并于双方都认识的朋友家里见面了，他问我住在哪里。过了一两天，我又收到他共进午餐的请柬，这次是在他自己的公寓里。我到了的时候才发现高朋满座，嘉宾如云，相当盛大，不由得心里暗笑。我深知，以他对人情世故的通达程度自然知道，若是在英国，我这样的作家算不得什么大人物，而在法国，只要是作家，就会被人刮目相看，所以我也就变得了不起了。在以后相交的那么多年里，我们两人的关系一直很亲密，却从未发展成为真正的朋友。事实上，我怀疑艾略特·坦普尔顿能否和谁成为朋友。他与人相交，只对你的社会地位感兴趣。不管我是偶尔来到巴黎还是他碰巧在英国，只要他临时想凑一位客人，或者需要招待出来游玩的美国人，总会邀请我出席。那些客人，有的我怀疑是他的老主顾，有的则是拿着介绍信来谒见他的陌生人。这类人就是他生活中的折磨。一方面，他觉得应该为他们做些什么；另一方面，他又不想将他们介绍给显贵朋友。打发他们的最好办法当然是请吃饭，再去看戏。但这往往也很难办到，因为他每晚都有应酬，而且早在三周前就约定好的。何况他还隐约觉得，吃饭、看戏未必就能让那些人满足。他因为我是个作家，也不是什